



龙真人出山

● 白 刃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龙真人出山

白 刃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沈阳

龙真人出山
Longzhenren Chushan
白刃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72,000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7 1/4 插页：2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0

责任编辑：徐永之

插图：王弘力

封面设计：安今生

责任校对：唐惠凡

统一书号：10158·944

定价：1.15元

序

有位同志看到香港《文汇报》上，连载我的《龙真人别传》，奇怪地问我：“你怎么也写起武侠小说来了？”

我笑笑回答：“你没有看到‘武侠小说’下面，还有‘新篇’两个字？”

倒退两年，如果有人说我会写武侠小说，我会以为他异想天开。

我对各种文艺形式，素来没有成见。建国初年，我甚至试写了两部长篇说唱词。可是做梦也想不到会写武侠小说，主要是它不适宜表现现代生活。

我没有上过几年学，有点文化，多半是从书本上得来的。小时候在乡下，除了私塾里读的“四书五经”一类所谓“正书”以外，能看到的只是一些神怪、剑侠和公案小说。当时看这类“闲书”看得入迷，长大了接触一些新文学作品，对这类旧小说就不喜欢了，自然也不会去写它。

人生中时常有些意外的事。1982年我去南洋探亲，意外地在香港滞留了一年多。闲来无事，我将一部描写南洋生活的长篇小说加工整理，写完交出版社付印，同时选了若干章节，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

6月中旬，《文汇报》编辑白先生，约我和几位友人，到跑马地一家餐馆喝咖啡。白先生要我写部武侠小说，每天

八百字，从7月1日起，在副刊上连载。

我大感意外，甚至有点吃惊。

我知道，香港盛行武侠小说，各报每日均有连载，固定字数，固定版面。电视台白天黑夜播映武侠连续片集，还有中式和西式的武打影片。据说香港人生活紧张，没有时间欣赏文艺作品，休息时爱看武侠小说和功夫片，以此来刺激神经，解除疲乏。于是武侠小说、武打电影和电视片大行其道！写这类作品的作家应运而生，多数人为了糊口，个别人写了许多大部头，因而发了财。

旅港期间，我看了一些武打电视片集和功夫影片，也读了报上连载的某些武侠小说。觉得有些写得比较好，也有不少粗制滥造的，人物欠真实，故事大同小异，但求刺激，不问逻辑，经不起推敲。

我向白先生谈了看法，说明让我写战争或其他东西可以考虑，写武侠小说实是外行，碍难从命。白先生认为我是客气，一定要我写，朋友们也再三劝说。我从朋友们的话中，听出这样一种好意：他们是想帮我找点活干，使我每天有点收入，可以补贴生活费用。

香港是个金钱社会，没有钱寸步难行。我是自费探亲，原先只想住两个月，访问归侨人才外流的情况，没料到拖了半年，去南洋的手续还成问题。朋友们的盛情难却，报纸又需要文章，理应支持。拒绝了，未免辜负他们的情意；可是答应了，又如何去完成呢？

正在进退两难，忽然想起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珂德看骑士小说着了魔，想入非非，自己扮成骑士出游，闹了许多笑话。我觉得，既然目前流行的武侠小说，于读者没有多大益处，何不借鉴《堂·吉珂德》，反其道而行之？反正闲

着，不妨试试。

我答应试试看，但不能边写边登，必须写上几万字，有把握再发表，时间要推迟，7月1日不能见报。

就这样说定了，可难题怎么解决呢？

过去我写小说、写剧本，都是写熟悉的生活、熟悉的人物，经过脑子酝酿成熟，打好腹稿再动笔，所以写起来快速顺畅。眼下要写的东西，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未知数，只有个“反其道而行之”的想法，如何能做到这点呢？

思考了几天，我给自己订了几条：

一、写人物为主，大力塑造几个人物，通过人物反映时代。

二、写真实生活，故事不落套，情节力求生动有趣，合情合理。

三、“武戏文唱”，尽量少武打。武打这玩艺儿，电影电视上，看起来热闹，写在书上，枪来剑去，拳打脚踢，大同小异，看起来乏味，又非我之所长。

照这三条，我开始考虑人物，结构故事。

香港人喜欢龙，影视界的武打明星，有李小龙、吕小龙、梁小龙……我给主人公姓龙，小名蚯蚓，学名秋颖字菊生，上山拜师后道号真人。真人者，非神非仙，非魔非怪，真正的人也。我写他一段为父报仇的历史，够不上正传，所以叫《龙真人别传》，冠以“武侠小说新篇”，以示有别于流行的武侠小说。

我把时代背景，安排在清朝末年中国南方山区，为的是写自己熟悉的事物。我生于辛亥革命后，离清王朝崩溃不到十年，社会风气和生活习惯，没有多大改变。我小时候，时常看到留着“猪尾巴”的清朝遗民，有的把辫子盘在头上，

有的垂在背后。我的家乡虽是侨乡，但民性强悍，宗族纠纷很厉害，大姓欺负小姓，不知何年结下冤家，动不动闹械斗。民间枪械甚多，土匪横行，抢劫绑票时有所闻。鸦片馆林立，妓院赌场到处是。国民党政府鞭长莫及，乡民拒纳粮税，曾发生抢“盐馆”（收盐税的）和砸警察局事件。县政府派兵下乡镇压，被四乡联防包围击溃，把活捉的几个兵丁枪决了，县政府无可奈何。乡人迷信鬼神，寺庙甚多，每逢菩萨生日，善男信女烧香拜佛，集资唱大戏。各寺庙都有和尚和道士，三姑六婆上家串门，算命相士走街穿巷。乡里有个自称半仙的农民，头上束发，脚踏芒鞋，身穿百衲衣，家里养着两条看家蛇……

我生在南方，长大了走南闯北，到过一些名山大川。战争年代，大部分时间在山沟里转悠，七十年代下放到湖南山区，两次到湘鄂川黔四省边界的大山里，走遍湘西十县，下过二百公尺深的天坑，进过许多溶洞。湘西解放前也是个土匪窝，土地广种红罂粟，那里住着苗族和土家族，有着许多故事传说。

这些生活经历，给了我写作的依据，不必凭空想象。有些熟悉的人物，成了小说的模特儿，有些素材成了书中的故事。

龙真人不是什么英雄豪杰，没有超人的本领；不是狭隘的侠客义士，不搞冤冤相报；不是仙风道骨的世外人，他依恋家庭和妻子儿女。我只把他写成人世间一个武艺出众、见义勇为的好人，这样更有现实性与普遍性。在我们生活中，常见有些好人办了错事，或是做好事不得好报的老实人。龙真人性情憨直，主观自信，因此不断闹出“种瓜得豆”的笑话。但他究竟是个老实人，不能让他吃大亏，否则太不公

道，喜剧就会变成悲剧。

目前太空中布满人造卫星，核武器成为威慑力量，飞机大炮已经落后，刀枪剑戟早就进入博物馆，少林、武当的拳术，作为健身的体育项目来提倡，很有必要，过分强调这些国粹的作用，显然不合时宜，甚至会引人误入歧途。我在小说中尽量避免写武打，除此原因外，也是为了摆脱框框。

《龙真人别传》是我一次意外的试笔，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但它却是我创作中最吃力的一部作品。小说写了一大半，自己尚无把握，送到编辑部，居然得到白先生的赞许，认为是该报发表的武侠小说中，一部风格新颖别致的较好作品，于是我一口气把它写完。

1983年元旦开始，《龙真人别传》在香港《文汇报》上连载，每天与读者见面，直到7月上旬才发完。关心我的一些香港朋友，有的告诉我，他每天读完剪贴成书，有的写信给我鼓励。朋友们的鼓励是对我的鞭策。“憋”出来的文章，而且是初次尝试，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乘小说出版之前，说说我为什么和怎样写出《龙真人别传》，以回答有些同志的疑问，并作为本书的代序。

作 者

1984年5月 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九曲莲花山	1
第二章	龙家小蚯蚓	5
第三章	梅园三结义	11
第四章	血染藏春楼	16
第五章	修炼隐身术	22
第六章	原形毕露	29
第七章	上山访师	35
第八章	脱胎换骨	41
第九章	下山奇遇	49
第十章	草屋斗蠹贼	55
第十一章	怪人怪事	60
第十二章	救人人救	66
第十三章	捉奸的风波	73
第十四章	黑龙潭的秘密	81
第十五章	活捉“龙神”	87
第十六章	种瓜得豆	94
第十七章	避祸定计	100
第十八章	深夜反击	108
第十九章	双管齐下	117
第二十章	狼狽为奸	123

第二十一章	大闹武术馆·····	136
第二十二章	明争暗斗·····	144
第二十三章	黑虎岭·····	153
第二十四章	绑架美人·····	161
第二十五章	顺手牵羊·····	169
第二十六章	丑戏与闹剧·····	178
第二十七章	蛛丝马迹·····	189
第二十八章	顺藤摸瓜·····	199
第二十九章	夜闯虎穴·····	206
第三十章	揭穿阴谋·····	214
第三十一章	智擒焦天豹·····	222
第三十二章	大团圆·····	232

第一章 九曲莲花山

提起龙真人，真是大名鼎鼎，在九曲莲花山，方圆百十里地，几乎无人不知，个个通晓。大家喊他龙真人，尊他龙仙师，敬他龙道长，称他龙侠客；也有人呼他龙虾蛭，龙瞎子，地龙虫，小蚯蚓，甚至叫他龙疯子。不管怎样称呼，龙真人仍然是当地公认的侠客义士，疏财仗义，助人为乐，而且学了一身武艺，懂得软硬工夫，能屈能伸。

关于龙真人的称号和为人，后面将要慢慢讲到。眼下先叙叙他的身世，谈谈他的家乡，文学上的行话叫做典型环境，有了典型环境，才能产生典型人物。龙真人出生在九曲莲花山下的龙门镇，成长在清朝末年。这九曲莲花山，虽说没有五岳三山名气大，也难和峨嵋、武当、剑阁齐名。却是著名的“山的老家”，东西南北数百里路，全是崇山峻岭。九曲莲花山突出在群山众岭之巅，高入云天，是本省一大奇景。奇在哪儿，有诗为证：

高上叠障，怪石奇峰；
悬崖千丈，白练凌空。
无坑无底，巨洞相通；
船行地下，鹰击长空。
中秋飞雪，半岁寒冬；
镜湖夕照，温泉热风。

猿啼幽谷，凤栖梧桐，
密林卧虎，黑潭藏龙。
奇花异草，万紫千红，
剑峭林立，鬼斧神工。

更奇的是每当旭日初升，天边霞光万道，空中一片焰火，映照那大小九个山峰，宛如九朵红莲，令人眼花缭乱，惊叹不已。这便是九曲莲花山名称的来源。如此佳景宝地，难怪历代编修省志的史家，都将这九曲莲花山，列为本省一大名胜。曾经有许多文人雅士，在白云观周围的岩石上，题下诗词，请了岩匠镌刻。白云观前巨石上，有“天下第一奇景”六个斗大的字，笔锋苍劲，力足千斤，可惜没有留下大名。后人穿凿附会，传说当年徐霞客云游至此，挥笔留下的墨迹，当然不大可靠。

自古地灵出人杰。这九曲莲花山周围的乡镇，各个朝代都出过文官武将，养育了不少英雄豪杰。单是龙门镇上的龙氏家庙里，就挂着五块钦赐的金匾，宗祠院外广场上，竖立四棵旗杆，据说旗杆原先有五根，早年被旋风吹倒一棵，至今尚留下底座石墩，这棵倒掉的旗杆，是龙真人的祖父龙常虹，中进士那年竖立的。后来龙进士在外省做官，上了为民请命的奏章，触犯朝中权贵，罢官充军，发配到长城塞外，恰巧那年风折旗杆，家里人不忍重新建立。后来清兵为了保护高丽王室，在朝鲜击败倭寇，龙常虹战死沙场，皇恩浩荡，为他平了冤狱，可是龙真人的父亲龙文蛟，一生没有功名，在镇上开了学馆，收了几十个蒙童，每年束修有限。龙文蛟精通医学脉理，研究偏方杂症，却不肯挂牌行医，只是亲友请他，或是穷苦人求医，才去出诊，一概不收银钱，有时还倒贴些草药。龙文蛟家中还有十几亩良田，那是全家的

衣食根本，舍不得变卖。有意重整家声，却是力不从心。因为要想在宗祠庭前竖一根旗杆，不光买棵杉木了事，必须祭祀祖宗，演戏庆祝，请亲宴客，开销浩大。所以只好睁着眼睛，瞧那石墩受尽风雨侵蚀，暗自叹息难过。到了龙真人当家，也曾念念要重新竖旗杆，可是他官运不好，考中秀才之后，没有上进，而且贪杯嗜酒，又不经商种地，有钱就花，更没有能力办理。后来宗亲族人捐款凑钱，想要风光一番，正遇上宣统退位，清朝换成民国，也就罢了。这使龙真人遗憾终生，埋怨改朝换代！

龙门镇是个几百户的大乡镇，地处三省边境，是商旅的交通要道。九曲河流经龙门附近，急流险滩慢慢消失，河面宽阔，水深底平，南来北往的船只，都要在码头上停泊，卸下京广洋货，装上土产中药，那东经西去的车马，也把镇上当成驿站，镇上商贾云集，三教九流聚会。酒楼茶肆，烟馆赌摊，花街柳巷，应有尽有，白日熙熙攘攘，入夜灯火辉煌。

那九曲莲花山顶，有座白云寺观，楼宇一大片，栉比紧相连。寺前古木参天，观边云彩飘绕，甚是壮丽好看。大殿供奉三世尊，后殿端坐太上老君，佛道合流，同享人间香火。远近隐士侠客，希望得道成仙，都到莲花山上来修行。山上天然洞窟甚多，正是修成正果的好去处。

莲花山麓观音庵里，更是香火不断，琉璃灯光常明，慈航普渡众生，送子娘娘为妇人添喜，善男信女有求必应。龙门镇上还有十几座大小庙宇，关帝庙威风，城隍庙森严，玄武庙肃穆，圣母庙灵验，火神、龙王、石将军、土地公……全受民众敬畏，每月初一十五，都到庙里烧香拜佛，叩头许愿，贡献银钱。

龙真人的家，住在龙门镇东北角。当年他祖父龙常虹中了进士，做了知县，龙姓的乡绅，认为是本族的荣耀，公议要他兴建府第，龙常虹为官清廉，不会刮地皮，光靠俸银禄米，养活家口以外，所剩无几，哪有银子大兴土木？况且在外省做官，鞭长莫及，几封家书，都劝儿子龙文蛟力排众议，慎守祖业，切莫贪图虚名，拉下亏空，筑起债台。龙姓族长不依，觉得本族出了进士，如不兴建府第，要被外姓耻笑。族长在龙氏家庙里，召集本族富户商议，当场募捐了几百两银子，商得龙进士同意，将龙家原来的四合院，加以扩大改建。后院扩大一倍，新盖了五间正屋，前院正房加高改为厅堂，东西厢房及南屋不动，粉刷一新。最显出排场的是新建大门楼和加高的围墙，用的是红砖琉璃瓦，两扇红漆大门上，安了虎头铜环，门顶竖起“进士及第”的横匾，甚是威风。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龙进士的府第刚修完，龙常虹被皇上罢了官，充军去辽东。本县官府奉命来抄家，抄不到金银财宝，只搜走一些值钱的衣物，这进士府第是族人捐款修建的，官府要没收，同族头面人物和本镇士绅出面呈禀，保留下来，龙文蛟才有了安身之处。

龙家仕途倒运，龙文蛟心灰意懒，自甘淡薄，操儒业舌耕，因祸得福，教出一个好儿子，成了远近闻名的龙真人。

第二章 龙家小蚯蚓

清朝同治年间，一个初秋的下午，龙门镇下了一场大雨。黄昏前雨过天晴，龙进士府第前院，一个穿着蓝竹布长衫的中年人，正在东厢书房里焦急地踱着方步。他就是龙进士的独生子，名叫龙文蛟。龙文蛟从小好学，才高八斗，满腹经纶，四书五经，时文八股，都背得烂熟。可惜时运不济，蛟龙困在浅水滩，没能飞黄腾达。龙进士充军死在朝鲜，他便灰心丧气，不想做官，在本镇开了个学馆度日。

龙文蛟年过四旬，膝下有两位千金，大姑娘墨香出嫁了，二小姐桂香待字闺中，夫人十几年来没有再生育，他很为子嗣忧虑。亲友们劝他纳妾，养个儿子好传宗接代。龙文蛟为人古板，认为命中注定无子，讨小老婆白费银钱，闹不好妻妾争风，家门不得安生。去年妻子怀了孕，他满心欢喜，盼着生下一个小子，免得断了香烟。今日正是妻子分娩日期，他放一天学，从上午在书房回避，等候后院堂屋送来好消息，等了一整天，心中好似油煎。

庭院里老樟树上，知了吱吱叫唤，龙文蛟心神烦躁，讨厌这懒虫的叫声，跨出书房走到门口，弯下腰去拾一块石子，准备驱打树上的知了，一眼看见泥地上钻出一条尺把长的大蚯蚓，他心里一动，想道：“如果老婆生个儿子，不用为起名费心了。”

这当儿，恰好二女儿桂香从后院通过厅堂跑过来，气喘喘地喊道：“爹啊！娘生了！生了一个小弟弟！”

这一喜报非同小可，龙文蛟差点蹦跳起来，他扔下手中的石子，讨厌的蝉鸣变成悦耳的乐声。他默念了一句“谢天谢地”，接着对桂香说道：

“快！快！快放鞭炮！”

“叫我放？”桂香瞪着惊愕的眼睛问。这姑娘已经十八岁了，由于高不成低不就，至今尚未出阁。她是个知诗识礼的人，按照本地风俗，生女儿不放鞭，生小子才放炮，可得以男人来放，所以发出疑问。

“对！你放，由你放！”父亲下命令说。龙文蛟虽然古板，却是不拘小节。老家人被派出街买东西，这时院里只有他一个男人，做父亲不能自己放，临时去叫人又费劲。他心急地催着：“快！快到书房里点根香！”

桂香连忙走进书房，划了火柴燃上一枝香，回到庭院中樟树下，点着事先挂在树枝上的一大串鞭炮。噼里啪啦的响声，吓跑了树上的知了，惊动了左邻右舍，给这破旧的府第增添了生气。

接生婆颠着小脚，跑到龙文蛟跟前，满脸笑容地鞠了个躬，说道：

“恭喜老爷，太太生了个小少爷！太太吩咐，请老爷给小少爷起个名字。”

龙文蛟高兴地点点头，不假思索地指着地上蠕动的蚯蚓，说：

“就叫这个，蚯蚓，叫小蚯蚓。”

“这个……”接生婆望着小爬虫，惊讶地张嘴结舌，半天才接下去：“这个怕不……”

在这喜庆的时节，老婆婆吞住不吉利的话尾。龙文蛟不忌讳地续下去，解释道：

“有啥不好？蚓者引也，有了头生小子，就能引来后生男丁。蚯蚓是地龙，平时蛰居地下，一朝春雷响动，便能腾空而起。再说蚯蚓是益虫，日夜为庄稼松地，帮助粮食丰收，对农人大大有好处。”

接生婆似懂非懂地听着，不断点头称是，老爷是有学问的人，说话哪有个错？看到老爷没有别的吩咐，顺着他问道：

“我去告诉太太，给小少爷叫小蚯蚓？”

龙文蛟回答：“对！快去！”

老婆婆转身走了，龙文蛟还在沉吟着。他给新生婴儿起这个名字，有条最重要的理由没说出口。原来龙家代代男丁的名字，都带个虫字旁，他叫龙文蛟，祖父叫成蟠，父亲龙进士叫常虹，他叔父叫武融……

据说男丁名字带虫字旁，有几重意思：一是龙属至尊，只有皇帝可称龙，天子的脸叫龙颜，身叫龙体，皇宫叫龙庭，座位叫龙椅，睡铺叫龙床，如此等等。龙姓犯忌讳，但祖传的姓氏不能随意更动，因此名字要谦卑。二是把人称虫，为了好养活，不至夭折，有如许多人家的男孩，故意起个女孩的名字，有的干脆叫什么妹子。三是鱼龙变化，龙是大爬虫，平时困在池中，有朝云雾起，便能腾空飞跃。

有这种种缘故，所以龙真人的乳名就叫蚯蚓。小蚯蚓七岁启蒙，进了父亲授业的学馆，龙文蛟给他起个学名，叫龙秋颖，字菊生。一来这孩子从小聪明，二来初秋生的，三来“秋颖”与“蚯蚓”谐音。

龙秋颖十六岁乡试考上秀才，以后省试名落孙山，没有